



永远的羊

遥远 /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永远的羊

遥远 /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羊/遥 远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043-3942-3

I. 永… II. 遥… III. 中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7079 号

书 名: 永远的羊

著 者: 遥 远

责任编辑: 刘跃钊

装帧设计: 日 月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43-3942-3/I·534

定 价: 1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自由言说或内心独白(自序)

偶尔和一些朋友一起谈到或闲侃这样类似的问题：作家究竟写什么更重要一些，是写真实的、亲历过的事件，还是写那些久远的甚至完全虚构出来的故事？我们不能对此做出有力的判断。但我坚信每个作家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写作姿态，而且，往往会一成不变的。或者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只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小说毕竟是一个自由度很大的文体空间。说它自由度大，除了因为每一位作家都可以尽最大努力书写跟自身相关的人或事，包括关于身体的一切秘密——当然，那些试图借助写身体而造势的所谓另类作家除外——说到底，小说总是离不开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和身体。一旦提到生活和身体，那么，小说的神秘面纱也就被揭开了。我相信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和他们所留下的文字，都是无法跟庞杂纷繁的现实生活以及一个个血肉之躯相比的，作家所触及到的生活和个体生命毕竟都太有限了，以有限写尽无

限，以一滴水洞悉大海的浩瀚广博，写作无疑是一种妄想狂般的挑战。所以，我有时候甚至想，作家也许注定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跟生活和身体找茬子的一帮家伙，或者，又因为他们的存在，生活和身体被批判的目光长久关注，有了美好与丑恶的分界，有了诗意的诞生，更有了鲜活丰饶的生命。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过，但愿有部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让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例如栖在屋檐下的鸟儿，春天的树木或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或雕塑……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维诺揭穿了小说的谜底，他让小说突然变得即神秘又真实起来，我们也仿佛忽然听到来自一个遥远的村庄的一切声响，草叶、树枝、秫秸堆、茅草屋、阴暗的菜窖、枯井、废弃在路旁的马车以及森林中几根马的白骨，在漆黑的夜晚全部恢复了生机，闪闪发亮，正说出各自的语言，激活了整个世界。这是我们进入一个村庄前的神圣召唤。小说在卡尔维诺的概述下就是这么简单而又清晰，触手可及。

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村庄的人和故事，现在看来，当初自己那么不顾一切稀里糊涂的就走进一个村庄是多么的笨拙和轻率。对于一个村庄而言，我实在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我没有像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条理分明直抵核心。我所写到的不过是一个村子外面的一条河、可有可无的水沟或三两只形迹可疑的麻雀或青蛙，我距离这个村子有很远一段路程呢？我始终处于一种遥望的姿态。我甚至从来没有看清村子中某个人的那张脸，而他（她）却莫名其妙地成为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这不荒唐可笑吗？

还有一位女作家说过，离开写作时的那种孤独，作品就不会诞生。即使诞生了，也是支离破碎，毫无生气，不知如何发展下去。说这段话的人正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我之所以提及她的论述，是因为这跟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密切相关，或者说杜拉斯早已精辟地说出了写作与身体的关系。当作家完全处于那种真正的孤独中时，他们跟周围的关系必然是分开来的，是相对封闭的单一一体，他们正试图以一种俯瞰的姿态关注一切（包括自身），内心必然是十分孤独，甚至是冰冷的，生活和人群的态度变得异常敏感，猜疑和怀恨像海水一样淹没身体，爱和恨交织在一起又被高倍数地放大，这时笔下流淌出的文字才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写作的最佳状态或许正是在那种身体的冰冷与颤栗之中。

回想自己以前的创作，这种感觉竟然如此遥远而又陌生。换句话说，很多作品就是在这种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的状态中产生的。远离了可贵的孤独精神，小说失去了它原本的纯粹和洁净，像自己浮躁的心情。那些喋喋不休的文字堆砌，孤独的气质无处可寻，谁又能接受他们呢？

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孤独地写作，哪怕是一根木头、一眼水井、半根香烟都能让它自由说话或者吟唱。

遥 远

2004年冬于库尔勒

目
录

自由言说或内心独白(自序)..... (1)

永远的羊..... (1)

渴望 (23)

请你哭出声来 (36)

忧伤的麦子 (48)

雪花在空中缓缓飘落 (61)

跛鼯 (72)

羽毛在阳光里闪烁无比 (96)

雪殇..... (107)

鬼雾..... (144)

黑森林..... (179)

黑草地..... (200)

白老鼠..... (215)

黑狐..... (226)

血液..... (233)

塔穆沁淖尔..... (239)

附:遥远主要作品目录 (278)

(1) [取自]白鹿心内无限苦衷

(4) 羊圈致北

(5) 翠微

(6) 寒山转苍苍

(7) 午寒无归

(8) 暮雨空阶中夜思

(9) 湖光

(10) 山溪静处闻水声

(101) 寒窗

(104) 暮夜

(107) 林间

(109) 孤舟

永远的羊

引子

我们那儿有四大地方名牌：东平的小米，榆林的糖，偏沟的泥鳅，沙河的羊。老百姓叫“四大吃”，编排进了成套的俚语里，从满清一直讲到现今，成为一方骄傲。当年有一位流放边地的进士，曾经吟诗赞曰：

梦托黄粱不归秦，
甘饴满口忘故人。
龙鱼虽小偏安好，
膾香伴我卧白云。

诗有打油性质，在雅俗之间，也可见古人对“四大吃”早有定评，假使没有它们，苦寒绝塞之地焉能立

足？国家疆域版图何以巩固？噫，“四大吃”源远流长，功不可没哪！东平的小米，粒饱色黄，比别处的略大，不能蒸焖，单讲究一个捞字，用文火煮到八分熟，再用密孔箅篱搭出锅，上屉一馏，大马哈鱼籽一般，油汪汪亮晶晶黄澄澄，一粒是一粒，那香味既醇厚又有穿透力，雅人俗人，吃相就一律恶狠起来，一碗接着一碗，非要填到嗓子眼不可。榆林的糖是甜菜糖，做得挺糙，特别是红糖，红到酱紫色，黏糊糊的，成砣，里面总掺有席篾毛发之类杂物，有的毛发还带着令人狐疑的蛇形弯，分明有旧式作坊的痕迹。老百姓偏偏就认这个，视为正宗，用开水一沏，便扬清澈浊了。喝着温甜之中略带咸味儿，浑身酥酥地暖将上来，一直窜到脚跟指尖，如神灵附体，是公认的补血佳品，凡外伤亏失，老娘们坐月子，都用它来作补，百发百中。偏沟是一条汙河，水一半泥一半，却藏了些畸形的泥鳅，短粗胖，胡须撅着，很沧桑很幽默的样子。用盐一杀，也不必开膛，肚里的秽物悉数呕出，这叫自洁法。拌上农家大酱炖了，其肉嫩白如豆腐，一搯一根腔骨刺，很能下酒。又有滋阴壮阳一说，常吃男人女人都高兴，暗地里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号称水中小鹿鞭。沙河一带是盐碱地，草长不高，却绿得透油，割下来晾干，一抖一冒烟，据说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羊们吃了，不加料照样长膘，肉的口感细腻厚实，香味绵长幽深，或炖或涮，直可与口外滩羊媲美。

遗憾的却是，这些年自然环境变化得厉害，风物流转，“四大吃”犹如花开花谢，已经不能摅在一起相提并论了。由于小米低产，渐渐被农人淘汰出局，拣边角地种一星半点儿，不过是图送礼或吃稀罕，市面上很少看到了。甜菜伤地力，农民本来就不愿种，甜菜糖厂又被国家当头一刀砍了，本地人只好藏起配方，一边吃南边的蔗糖一边怀旧。偏沟遭到种种污染，泥鳅长出脚来，又分明不是娃娃鱼。一个将要退休的科长抓了几条，吃了逛歌舞厅，不幸得了马上风，赤条条死在小姐身上。人们就闹嚷起

来，说那东西已经异化，不是善补之物了，便惶恐地予以疏远和抵制。只有沙河羊还在顽强支撑，又因人口繁殖过快，耕地挤占草原，群势越来越小，昔日的牧民，多数不得不改行做躬耕陇亩的农二哥。因此，这最后一款风景也有残阳夕照的意思。有识之士就大声疾呼，如不及时抢救，碱草可比箭竹，沙河羊就比大熊猫了。

上面对此很重视，多次下来视察指导，拨给专款扶持。问题是下面穷得厉害，把大部分专款干了别的，一有检查，就慌了手脚。但下面的人也不是白吃羊肉的，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那是古语；现在的人大脑被动物蛋白滋养出很复杂的沟回，有很多高明的招数，互相挤挤眼睛，玩一个猫腻，就把上头蒙住了。最常用的就是，以乡为单位，把各家的羊集中在一起，在绿茵草地上铺成蔚为壮观的场面，说成是集体规模饲养的，结果投资照给，锦旗照发，还能上电视登报纸，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其实只要稍微认真观察一下，就会看出其中的破绽，原来羊主们怕弄混了，大都在羊身上做了记号，有的红犄角，有的蓝屁股，有的尾巴上绑了五彩线……总之，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上面的人一走一过，也没法认真起来——这也难怪，沙河的羊肉实在是太好吃了，嘴里嚼着羊肉，还能说些什么呢？

—

前官地村有个廖家，祖辈拙耕擅牧，虽说草地锐减，还坚持年年养羊，三五十只不等，不惜出一个劳力领着，走村串屯找草吃。廖家的羊被伺候得溜光水滑，谁看了都要惊叹，以为养的不是肉畜，而是宠物。到了廖九哥这辈，羊种进化了，人种退化了，生成矮瘦的一个丁丁，面如碱土，发如碱草，人又木讷，脸上的几块活肉也不会动，眼睛涩唧唧的，转起来极滞重，比傻子

强不了多少。眼下三十奔四十的人，还没娶上媳妇，跟老孤独棒子叔叔伙着过日子。人一老实，都不怎么拿他当一回事，似乎用劲踩一脚，便倭进泥里去了。他也不大合群，只是每天放羊，风里雨里，唱唱咧咧的，或者坐在羊群中间，和它们说话唠嗑，还有种种依偎搂抱抚慰之类的肌肤之亲。选举村长投票时，好歹把他叫回村，他却说：“谁替我画上算速了，谁当村长咱还不得照样放羊？”李大山听了不舒服，就顺嘴涮了他一句：“廖九哥，就你这小佬样儿也能算一票？算你半票就不错了！”说过以为没事了，哪知票发到手上，廖九哥故意走到李大山跟前，当着他的面，在他的名字上划了一个老大的×。李大山哭笑不得，说这个廖九哥真他妈倔头，连个玩笑都开不起。得，臭狗屎吧。从此躲他远远的不予理睬，廖九哥也不来烦他，彼此相安无事。

那一次上面又来人检查了，各村的散羊就又一次掺群攒大堆，以壮阵容。事情过后，廖九哥和叔叔贪黑把羊群赶回家中，拿马灯一照才发现，羊不多不少，可其中的一只给弄串了。按说羊主们是不愿干这种事的，可村长命令，又按一只羊半个义务工计算，谁又能不去？廖九哥一介斗筲之人，不可能有更远大的革命目标，只一门心思惦记着自己的羊，一整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让叔叔替他赶着大帮去放，自己就牵着那只弄串的羊满村吆喝，像做失物招领广告似的，却怎么也没人认领，自然也没能换回自己的羊，就知道事情有些难办了。

廖九哥就牵着羊去找村长。

已近晌午，李大山从家里出来，到村部去赶饭趟，走到一个障子边上，觉得下边膨胀，便掏出那活儿来湍急地一泻。就在这个时候，廖九哥赶到了。

“村长，忙哪！”廖九哥这么说。

一听声音，李大山就知道是廖九哥。廖九哥属于那种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人，哪怕你刚从茅房出来，他也是一句“吃了？”现

在换了一种问候，已经大有进步了。李大山心里不大高兴，很想骂他一句，可嘴上有一支纸烟在袅袅地燃着，又腾不出手去取，只得用鼻子哼一声。

廖九哥在他身后站定，说：“我有个事儿，急着向你报告！”

李大山的尿泡过于冗长，这和他身体的蓄积量有关系。他懂得养生法，撒尿的时候总要紧咬牙关，敛气收神，据说到老了能保全一口斩钉截铁的好牙齿。此时被廖九哥半路骚扰了，又添了几分不高兴，只好吐掉纸烟，启齿回应道：“我撒尿期间不办公！”

廖九哥说：“那你慢慢尿，我等着！”

两人离得太近，廖九哥的小眼睛又不规矩，总往他下面蜚，大有刺探机密的嫌疑，李大山就尿不连贯了。都说他上偏沟开现场会时吃多了泥鳅，自给有余了，小姨子二十八九，模样也不错，却被他困在家里不外嫁，廖九哥的好奇也就容易理解了。

李大山觉得这样被人参观着很不舒服，心里就骂廖九哥不省事，自己又不是没有，乌鸦老鸱，一个鸟样，还不如去扒女厕所所有意义。好不容易尿完了，抖着最后的残滴，气哼哼地杵他说：“你找我干逮，我这个村长又不是你选的！”

廖九哥说：“我没投你票，可你还是村长；是村长就得管村民的事！”

李大山很无奈，只好一边系裤扣一边说：“说吧，啥事这么急，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了？”

廖九哥说：“世界的事我管不了，我只管自己的事。昨天在乡里掺大群，我的羊跟别人的弄串了。”

李大山想笑又没笑出来，说：“我当是多大个事哩，一个样，串就串了吧，又不是弄串了老婆！”

廖九哥说：“那不行，谁的羊就是谁的羊！”

李大山说：“自己的羊，自己弄丢了，自己找去，跟我说什

么？”

廖九哥说：“不跟你说跟谁说？我的羊可是出的公差啊！”

李大山被这话噎了一下。看看他牵着的那羊，肥嘟嘟的很威势，目光炯炯，比廖九哥的还亮，颇有年富力强的意思。廖九哥的眼睛还能叫眼睛么？两枚圆圆的小纽扣，里面浑浆浆的没有内容，根本看不透人情世故，老百姓叫做死羊眼。

李大山说：“一只羊有一只羊顶着，你又没吃亏，还换什么！”

廖九哥说：“羊和羊不一样。”

李大山说：“是你的羊大，人家的羊小？”

廖九哥说：“哪里。我的才是紫羔羔，人家这是个二扒子呢！”

李大山放声笑起来，那声音又冷又怪，像是夜猫子：“廖九哥，你是要做活雷锋，还是要做大傻×？我要是你，就回家偷着乐去，是杀是卖，该着让你白拣了一把！”

李大山说完，以为事情就这么打发了，就加快了脚步，两只口袋鼓鼓囊囊地向下附着，在身体两侧摆啊摆的——倒不是他如何中饱私囊，而是恰好相反，是他在贴补公家哩。口袋里是一些大蒜头，他要把这些蒜拿到村部小灶上去，客人们还等着他和大蒜开席呢。走了一气，听到了身后橐橐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廖九哥竟然跟上来，分明是一副不依不饶、死缠不放的样子。

李大山说：“廖羊倌，你跟着我干什么，我事情多着哩！”

廖九哥哭哭唧唧的，大声喊道：“村长，你得帮我找回那只羊。你想啊，假如你家的娃子让别人抱走了，你能安生？”

李大山不耐烦了，晌午村部小灶上炖的是羊汤，喝羊汤就是一个趁热，喝得大汗淋漓毛孔通畅才好；要是凉了，凝成一股膻气，像喝中药似的，那还有啥意思！前一阵反腐败，村一级的小灶被一阵风吹了，可没过多久，上上下下普遍感到不方便，就重

新恢复起来。其实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杀羊的，炖个小鸡大鹅而已；现在的情况非同一般，来的是县水利局的人，涉及到扶贫机井问题，一眼机井就是一万三哪，一顿饭又算得了什么？可跟廖九哥这种榆木脑袋怎么能说清楚？李大山想的是全村人的利益，绝不能让犟眼子廖九哥的破事绊住。

李大山就回过头，十分恼怒极其决绝地呵斥说：“你他妈的有病是不是？羊怎么能和娃子相比？国家让你大养其羊，又没让你大养其娃；年年杀羊，怎么没见杀娃的？”

李大山真急了，他觉得廖九哥这种人简直就是四六不通，属于没眼儿的烟袋杆，干噎不透气，一时半晌跟他掰不清。他不能因为他的一只羊，耽误了村上的一眼机井，一眼机井一万三，能买上多大一群羊呢？一急，脸色就黑煞煞有了凶气，眼睛锥子般在廖九哥身上乱戳。李大山身高一米八六，巍巍铁塔一般，和廖九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绝对的居高临下。他大声吼道：“廖羊馆，你是不是算不清仁多俩少？肩膀上扛着的是脑袋瓜子，还是大萝卜？我还有更重要的公务，你的屁事我不管，自己的臊自己揩去！”

说罢，李大山甩开大步，噌噌就窜到前面，颇有义无反顾的气势。天气已经有了秋意，季风开始了例行的扫荡，大路两旁的杨树摇落了些叶子，轻盈地向下飘着。树下有一张台球案子，极不和谐地戳在鸡屎猪粪烂泥中间，它的主人冯木木正抱着一根细长的球杆打瞌睡。李大山嗨一声，冯木木激灵一下就醒了，发现来人是村长，赶忙站起身子，却又站不直，分明一个鞠躬的太监。他连声讨好说：“村长，你不捅几下？过来捅捅吧，起个表率作用，我不要你钱！”

李大山没好气地说：“捅你妈个×！真是武二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明明贷款买羊，却买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玩意，我就不信，靠捅这些花花绿绿的球球，就能脱贫致富？说不

定哪一天，我给你填灶坑里烧火！”

冯木木做出很敬畏的样子，说：“村长，我就是试试，在咱农村，这也算新生事物嘛。不吃草不吃料的，不行我再卖了它？”

李大山一偏头，又看见了廖九哥和那只羊，在涣散的阳光下，人和羊的影子又黯淡又倔强，远远地跟了过来。李大山的火气又蹿高了一截，对冯木木说：“木木，我对你咋样？”

冯木木疑惑了，说：“村长，你咋说这话？谁都知道，我爹做了我，是你养了我；在我心中，你和我爹一般大！”

李大山说：“看见廖九哥了么，狗日的鬼迷心窍，非要拿大羊换小羊，还死缠着我，公务都给耽误了！”

冯木木是村里的癡痢头，除了李大山，没人能剃。李大山也没什么高明的招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渐渐冯木木就臣服下来，也从村长那儿得了不少好处。听懂了村长的意思，冯木木兴奋得揎拳挥臂，拿着那根细杆杆，剪径一般站到路当中。他想，买东西给村长送礼还要花钱，这个就省事多了，不就是收拾一个三等残废嘛！这么想着，又学着工夫片里的样子，哇呀呀做了个姿势，果然，廖九哥人还没到，先自怯了，把拴羊的绳子背在身后，本来很矮的身子，又缩回去一截，目光钝钝地看着冯木木。

冯木木用球杆直指他说：“呸，廖羊倌哪里走！”

廖九哥说：“冯木木，我又没惹你。”

冯木木说：“怎么没惹？你的羊啃我的台球案子来着！”

廖九哥说：“这羊不是我的羊，再说，它离你的案子八丈远呢！”

冯木木走上前去，用球杆挑下他油乎乎的破帽子，挂到树杈上。

廖九哥说：“冯木木，论起来你该叫我叔的，你爹死那会儿，还是我给他穿的衣服。

冯木木说：“我爹是我爹，我是我。这话你跟我爹说去！”

廖九哥说：“我又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和村长说句话。”

冯木木说：“村长公务在身，没工夫和你胡缠。”

廖九哥说：“我要我的羊，我的羊给弄串了。我的羊出的是公差，不找村长找谁？”

冯木木说：“我奉命保护村长，说啥也不能放你过去！”

廖九哥央求说：“我给你十元钱，行不？”

冯木木还没答应，廖九哥就往外掏钱了，都是零零碎碎的毛票和分币，兀自用指头蘸着口水，一五一十地数着。

冯木木喝住说：“得了得了，我又不是车匪路露，怎么能要你那几个小钱？要过也行，你钻我的胯裆吧！”

说着，冯木木劈成了个大圆规，笑嘻嘻地看着廖九哥。

廖九哥说：“冯木木我跟你叫叔，行不？”

冯木木说：“不行。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当祖宗！”

廖九哥显出几分悲愤，茫然无计地看着周围，竟是空落落的一片岑寂，只有两只鸭子叠在一起，发出一阵阵荒淫无度的叫声，就叹了口气说：“好吧。羊先钻我先钻？”

冯木木说：“随便！”

廖九哥就匍匐下来，很笨，一看就没接受过民兵训练。大虫子似地蠕动了几下，弄得满身是土。还没等靠近，那个大圆规就慌忙合拢起来。冯木木眼睛里渗出了泪花，他取下树上的帽子，恭敬地戴到廖九哥的头上，那头却是一只极不规则的角瓜头，本来稀疏的头发也乱蓬蓬的。

冯木木说：“廖叔，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当真了？路是大家的，我哪敢不让你过。”

廖九哥说：“不怪你，这个我知道。”

冯木木说：“找村长也行，好话好说，别犯倔。”

廖九哥说：“你放心，我又不是不讲理。”